

歷史與空間

■ 斯雄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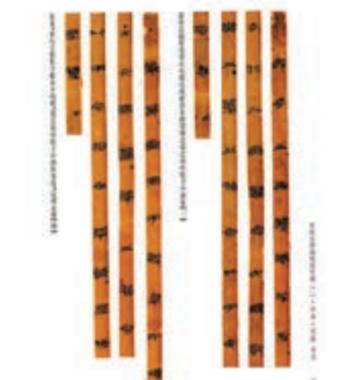
「安大簡」記(下)

前面提到的「窈窕淑女」中「窈窕」，現在一般解釋是指心靈儀表兼美的女子樣子。但「安大簡」《詩經》上，「窈」寫作「要」，即「腰」字初文；「窕」寫作「窕」，通「嫵」(tiao)，組合在一起，形容女子身材苗條。

這很容易讓人想到「楚王好細腰」的典故：「昔者楚靈王好士細腰，故靈王之臣皆以一飯為節，脅息然後帶，扶牆然後起。比期年，朝有鵲黑之色。」

這些文字出自《戰國策》和《墨子》，也是後世整理的，並非最初的原始文本。有意思的是，故事中講的楚靈王，不是像人們想像的那樣，好女子細腰，而是喜歡男子有纖細的腰身。

在《詩經》名篇《碩鼠》中，一般都會將「碩鼠」翻譯為「大老鼠」。「安大簡」卻將「碩鼠」寫作「石鼠」，即「鼯鼠」，意為昆蟲螻蛄。



書籍內頁 作者提供

「安大簡」《詩經》還原了詩的原貌。《毛詩》在流傳過程中出現的不少改動和錯訛，這次被檢視出來，可以起到明辨前人是非、正本清源的作用，對詩義的理解也更加準確，更證明了《毛詩》等傳本的真實可信。

司馬遷一定沒有見過「安大簡」及其所記載的內容，寫《史記》時，關於楚先祖歷史的記錄，存有一些相互矛盾、含混不清的地方。

恰好「安大簡」中楚史類竹簡佔有很大的比重。關於楚早期歷史傳說的有關記載，是目前所知時代最早、最為完整系統的楚史資料。

「老童生重黎、吳回」，《史記》將重黎、吳回當做兩個人。「安大簡」漢字發展與應用研究中心主任徐在國教授說，「但『安大簡』記載的卻是『重及黎，吳及回』，其實是四個人。」

「安大簡」還揭示了李連就是前些年考古新材料中多次出現的一個人——穴熊。

「穴熊」在《史記》裡又稱「鬻(yu)熊」，根據「安大簡」的記載，「李連」、「穴熊」、「鬻熊」其實就是同一個人不同寫法，學術界長期以來的困惑，根據「安大簡」的楚史記載，迎刃而解。

楚國不是當時文明的中心，居然存有如此高深的古書經典，並且看起來它的存在還相當普遍。《詩經》的文學地位毋庸置疑，生活在當代社會的我，更關注的是它所反映的當時中國社會生活面貌，比如先祖創業的頌歌，祭祀神鬼的樂章，貴族之間的宴飲交往，勞逸不均的怨憤，以及勞動、打獵、戀愛、婚姻、社會習俗等等，既有畫面感，又有儀式感，唯美動人，確實難以想像，甚至令人神往。

我家鄉所在的湖北荊州，曾是楚國最強盛時期的都城郢都故址——「紀南城」之



安豐塘芍破碑。 林偉攝

所在，且於此建都400餘年。安徽大學的專家告訴我，「安大簡」的出土時間、流散過程，如今已不得而知，但出土地點應該是在你老家。

到安徽工作後，就一直有人推薦我去壽縣看看，那裡是楚國最後一個都城——壽春，因而也有江漢流域謂之「楚首」、江淮地區謂之「楚尾」的說法。

我專程去看了位於壽縣的芍破，今名安豐塘，號稱「天下第一塘」，為楚國令尹孫叔敖主持修建的水利工程，歷2,500餘年而不廢，澤及後世，其效益至今有增無減；壽縣「李三古堆」楚王墓出土的「後母戊大鼎」媲美；在壽縣博物館，更吸引我眼球的，是「鄂君啟金節」，青銅鑄造，仿竹節狀，錯金銘文，分車節和舟節，為楚懷王發給鄂君啟從事水路運輸、出入各路關卡特許免稅的「通行證」……

每每面對這些文物，背後隱藏的已知和未知的海量信息，總讓我感到汗顏和糾結，總不免陷入沉思：中國古代文明到底有多麼輝煌與燦爛？從文化到科技，到底曾經達到怎樣的高度、廣度和深度？或者更具體一點，當時人們的生存和生活狀態到底有多高級？

文物是無聲的，但歷史的碎片似乎總在給予一些暗示。

有人說，當一個社會的物質條件發展到一定程度，人們會愈發渴求知識，我們是誰，我們從哪裡來，我們又將走向何處。

至少在目前，這些都還無法完全知道，也沒人可以準確回答。

正視歷史，才能正視自己。如此看來，讓人類認識自己的歷史和創造的力量，在當前的確仍然是一件很重要的事。

字裡行間

■ 黃仲鳴

新聞文學

大學課堂授特寫寫作，屈指已十餘載。當初苦嘆教科書和參考書奇少，幸見吾友彭家發大兄之《特寫寫作》(台灣商務印書館，1986年初版)，喜甚。雖為老書，但見其內容廣博，資料亦豐，惜已絕版，唯有自編講義，擇其重點而摘之。

彭家發述特寫源流、定義頗詳，最為我首肯的是，他引潘重規《中國古代最偉大的新聞記者》指出，史記八書是新聞紙專欄：禮書是禮俗專欄，樂書是音樂專欄，律書是軍事、氣象專欄，曆書是曆法專欄，天官書是天文學專欄，封禪書是宗教專欄，河渠書是地理水利專欄，平準書是財政經濟專欄。如果將特稿視為廣義的專欄形式，則上述八書，實亦人、事、物、時之特寫無疑。彭家發說，以此而論，則後漢《嚴光傳》、杜牧《阿房宮賦》、柳宗元《捕蛇說》與蘇軾之《方山子傳》等篇，就更富於特寫內涵。此說甚是，特寫的濫觴雖始於歐美報刊，但中國自古已有之。

此外，彭家發書中還簡介了所謂「新聞小說」。在上世紀七十年代之前，這種特寫文體於香港報刊中甚為流行。此即所謂「新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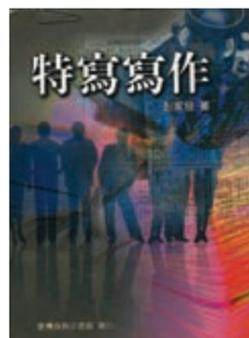
聞文學」，他認為，自從人情趣味故事普遍受到歡迎之後，新聞寫作不得不逐漸恢復接受文學的寫作形式：借用小說、散文、戲劇與詩歌等技巧，與濃厚的文藝筆調，如對話、內心獨白，刻意描寫與戲劇性插話等感情或思想表達的方式，謀求新聞報導與文學的相互為用，「軟化」硬性新聞，增加現場感，使新聞生動、多樣、有趣、易解，以引起讀者閱讀的興趣和傳播效果。

在課堂上，我提出特寫寫作這一特點，很多同學都有疑問，認為這不是「新聞」，而是「文學」了。彭家發引中外專家的意見來闡述和定義，我則概括而言之，「新聞文學」仍以新聞為主，演述方式可不同，它是「文無定法」的，也講究文采；而「新聞」主要是陳述事實，須做到客觀、公正，有一定的新聞法則來遵守。

因此，很多同學都喜特寫寫作。有時寫到溜了筆，成了文學作品。

這書另有篇章，述「我國特寫的興起」，晚清之際，教士東來辦報，記載傳述方式，大都採正三角形。這樣的報道方法，無形中暗合了特稿的佈局形式。彭家發引述一八七二年上海《申報》一篇新聞來作證。這篇新聞轉引自香港《中外新聞》，行文方式為正三角，但體裁卻是中國傳統筆記文學的格局，如開篇「陸明，南海人，居恩寧里」，只要翻開古時的筆記文章，便多以此作開頭。彭家發後引香港《華字日報》一則賊劫富戶的新聞，開首非人名，而是地方名：「石門上文告鄉，唐某家頗饒裕」，這種筆記式新聞，晚清民初甚為流行，無他，那時的新聞編輯、記者，大都由舊文化、舊文學浸淫出來，寫起新聞，自然就據傳統格調來書寫了。」

彭家發年輕時從事報業，後教於大學，勤於新聞著作；間涉文字學，退休後孜孜不倦於此，成果亦豐。



這類專書，已是鳳毛麟角。 作者提供

粵語講呢啲

■ 梁振輝 香港資深出版人

力撐、撐腰、撐場、死撐爛撐、盲撐、撐到行



文、意：梁振輝

「撐」，簡體為「撑」，文讀「caang1」、白讀「caang3」，有支持、支援的意思，用法如：反吸煙團體「撐禁煙」；保皇黨「撐政府」；搞「粵語保育及傳承」的「撐粵語」等。

近代歷史上，政治家如印度聖雄「甘地」、美國黑人人權運動領袖「馬丁路德金」在「社運」中主張「公民抗命」(Civil disobedience)——和平、真理、非暴力(香港開初的「和理非」正源於此)。該主張就在民眾前仆後繼的「力撐」下，印度從英國統治下獲得獨立，美國黑人爭取到社會上的基本權益。「力撐」指大力地撐持，亦即大力支持或傾力支持。

在筆者早年的教學生涯裡，印象中最「惡教」(難於管教)的學生有個共通點——有父母「撐腰」。有學生因犯事而需「見家長」時，這類型的家長不是說有同學率先挑釁，就是說有老師針對，總之怎的都不是其子女直接的錯，導致該名學生因認定有「靠山」而於日後有恃無恐、胡作非為。「撐腰」比喻某方「力撐」實力較弱的另一方，一般含負面意義。通常，有「外在勢力」的「撐腰」，也就變相釋出一個誤導信息——「有我同行，你可去盡」，而這大有可能為將來的禍事埋下伏筆。

近年世界各地，「粉絲」(Fans)對其偶像的迷戀程度已達癡狂。這些所謂「死忠粉絲」(Die-hard fans)，簡稱「死忠」或別稱「鐵粉」，哪管偶像形象有多負面，照樣「力撐」；哪管天涯海角，只要偶像現身之處，一

律「撐場」。「撐場」，與「捧場」意近，近年多叫「站台」，指崇拜某人、與某人關係良好或認同其為人或行事方式，因而自願出席與該人直接相關的場合以助聲勢。

說回那些「死忠」，廣東人還有另一個意思：持之心是至「死」不渝的，如斯情懷便可用「死撐」來形容了。「人至死」、「物至爛」表示事物已到極點，所以「死撐爛撐」有極之撐持的意思，也可看成「死撐」的升級版。對於「死撐」一詞，廣東人還有另一個意思：指輸了或錯了，卻還不肯認輸或認錯，與「固執」、「嘴硬」、「死頂」(粵)意近。這裡的「撐」指爭辯/爭辯。

早前，特首在某電台節目中表示支持警隊嚴正執法不等於「盲撐」每一個警員的每一個行動。在剛結束的區議會選舉後，有連任失敗的議員道出「建制派」必須反思以後是否「盲撐」政府，並強調未來應做好監察政府的角色。

「盲撐」指「盲」目地「撐」持，亦即我們常說的「係又撐，唔係又撐」的「無條件」支持，根本不按事理邏輯。對理性且合乎法規的事物予以「力撐」，合乎理性；否則，即在「唔知乜頭乜路/唔知頭唔知路」(不弄清原委)下去「死撐」、「死撐爛撐」，就是「盲撐」了。

十三至十六歲期間，筆者經歷了和家人「對着幹」和「撐到行」的「反叛期」。「對着幹」指專門採取相反方向的做法。「撐到行」指凡事爭論不休、絕不妥協；簡單來說，就是「和你撐」且「撐到底」。「撐到行」有寫成「撐到報」，「行」、「報」均為借字，筆者認為本字是「狠」。口語中，條條筋/繩扯到「行」，有拉得「緊」的意思。話說不用「狠」勁，又何以拉得「緊」，所以有人說成「扯到狠」；「狠/han2」通過音變成「行/hang4」，就有「扯到行」的講法。

話說回來，為何人們過了「反叛期」還會有「對着幹」和「撐到行」這類「反叛屬性」呢？在物質豐裕、家長過度呵護下的今天，年輕人基本上被封鎖了「自我成長」的機會，間接延長了「反叛期」。在還未具備適應社會環境應有的獨立思考能力，但又被初步覺醒的自我意識支配他們強烈的「自主慾」下，他們，尤以家庭背景複雜或先天能力欠佳的一群，會通過展示自己和別人不同來證明自己的存在價值；若然你們越是壓迫他們，他們越是和你們作對，嚴重的還會做出一些毀滅性行為，如「攞炒」。香港經歷了這近半年的「洗禮」，近幾天似有緩和的跡象，特首隨即公開表示擬設「獨立檢討委員會」以審視是次動盪的成因。撇開年輕人的居住問題、上流機會、政治立場等因素，袞袞諸公有否想過上述所言可能是主導是次「社運」的元兇呢？猶幸這種屬性會隨着社會歷練的增長而減退，不過當中可能有人需要付上沉重的代價，而這相信不是任何人所樂見的。

詩語背後

■ 江鄰

龍脊梯田

騰躍蜿蜒走遠天 錦鱗片片耀青山 蠻荒哪得蛟龍舞 但見農人下夕煙 歲歲年年開沃土 層層疊疊雲端 蔚然回首成風景 卻話金秋始種田

若從審美角度看，農業文明到工業文明，再到信息文明，那是一茬不如一茬了。田園詩，僅僅這三個字，就足以讓人對農耕文化產生無窮的遐想和由衷的嚮往。

我打小是在農村生活的，對田園並不陌生。不過，從田園裡看出詩來，那時的我是斷斷做不到的。多年的城市生活以後，心態漸從浮躁歸於安寧，才品出些味道。而看到廣西龍勝縣的龍脊梯田，這種感受更加真切了。

龍勝縣隸屬桂林，與柳州的三江縣接壤。從三江駕車到龍脊梯田景區，不過兩小時。沿途完全沒有城市的喧囂，山地風光姿意鋪陳，令人目不暇接。龍脊梯田分為金坑瑤族梯田和平安壯族梯田兩個片區，而以後者更為典型。梯田分佈在海拔300-1,100米之間，最大坡度達50度。公路只通到景區門口，我們下車進入盤山步道，一路逶迤而上，四周是色彩斑斕的成片梯田，宛若在彩雲間穿行。

龍脊梯田所在的南嶺山地，早在6,000-12,000年前就出現了原始栽培粳稻，是世界上人工栽培稻的發源地之一。在龍脊山上開發梯田，始於秦漢時期，唐宋時期形成規模，明清時期基本定型。梯田在很多地方也都有，但要形成這麼大的規模，就需要各種機緣了。

如今的龍脊，自然景觀和生態環境極好。村寨為梯田所環繞，坐落在大

山之中，四面峰嶺阻隔，千百年來不與外界相通，迄今仍保留了自產自給為主的經濟形態。海拔1,500米以上，是茂密的原始森林，溪流眾多，水源充足，植被四季常青。

登高遠眺，層層疊疊的梯田如潮水般奔湧而來，以排山倒海之勢，組成了一個縱橫開闊、酣暢淋漓、張揚着力與美的梯田世界。這梯田的世界生動而有序，既有大刀闊斧的砍削，又有絲絲入扣的雕琢，氣勢磅礴，意蘊雋秀。彎彎曲曲的田埂，悠然如飛的小路，蜿蜒在跌宕有致的梯田裡，賦予了千山萬水一種動態美。那些長長的曲線和波浪線，使人聯想到天上飄落的彩帶。由於山形各異，梯田群呈現出不同的詩域畫境：有的沿着山體一圈一圈盤旋而上，如寶塔聳立；有的凹凸連片，如山鷹展翅；有的星羅棋佈，如天女散花……而在視覺盛宴之外，還隱隱透出音樂的美感，迴響着大自然的節奏和韻律。

如此壯觀景象，由大小不等、形狀各異的上萬塊梯田聯綴而成。從流水湍急的河谷，到白雲繚繞的山巒，從鬱鬱蔥蔥的樹林邊，到峭壁嶙峋的陡崖前，凡有泥土的地方，都開闢了梯田。大者數畝，小者不過方寸之間。傳說，當年有一個苛刻的地主，交代農夫必須耕完206塊田才能收工。農夫從早到忙了一整天，數來數去只有205塊。無奈之下，他拾起地上的糞衣準備回家，竟驚喜地發現，最後一塊田就蓋在糞衣下面！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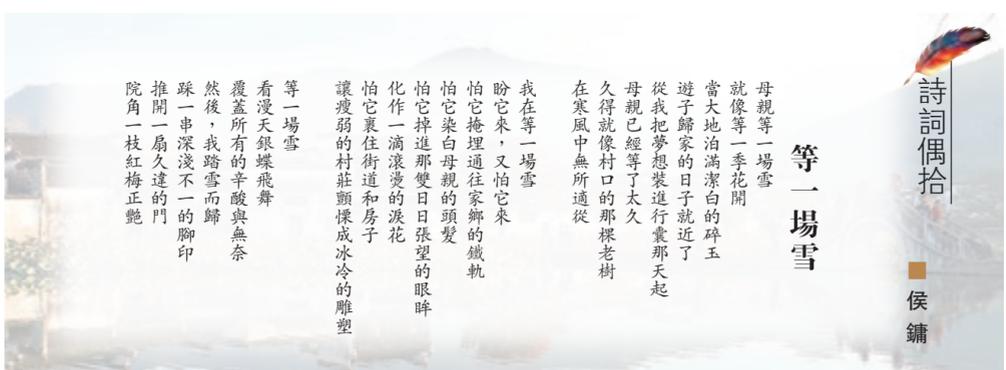
與純粹的自然景觀不同，龍脊梯田不只有絕美的風光，更是鮮活的人文呈現。走進山中的村寨，淳樸的民風撲面而來。古韻悠然的民歌小調、民間舞蹈和民族服飾，原汁原味的山寨風情和傳統習俗，香純味美的龍脊茶、龍脊辣椒和龍脊水酒，讓人耳目一新，口舌生津。據當地朋友介紹，

這裡尊老愛幼，睦鄰友好，如遇紅白喜事，饕餮老人無論親疏均請赴宴而不收禮物。在日常生產生活中，還保持著背工、幫工方式，即換工：哪家辦事勞力不夠或遇事需要幫手時，寨子上的人都會主動來幫工。這種換工方式，不用付報酬，只招待吃飯就行了。還有修路築橋、鄰里互助、物不取等良好民風，均保持得十分完好。

站在這條錦繡翻飛的巨龍面前，你彷彿看見了深邃的時間隧道，會被一種強烈的歷史感所震撼。遠想2,300多年以前，壯民和瑤民的祖先，面對縱橫騰躍的崇山峻嶺，依靠最原始的刀耕火種，開墾出一塊塊梯田。在此後漫長的歲月中，他們世代相襲，憑着求生存、求發展的堅強意志和最本源的審美情懷，孕育了人與自然的共生圖騰。2018年4月，廣西龍脊梯田與福建聯合梯田、江西客家梯田、湖南紫鵝界梯田一起，以「中國南方稻作梯田」的名義申報全球重要農業文化遺產，獲得正式授牌，標誌着這種共生關係引起世界性關注。

錯落有致的民族村寨，古樸清雅，與大山融為一體。吊腳樓被成片的梯田擁在懷裡，水光映照，雲影拂弄，彷彿空靈成了天上宮闈。穿過如詩如畫的壯鄉瑤寨，沿着延綿不絕的田間小路信步下山，心格外地靜，宛如修道歸來。

山腳下，一片半月形的旱田雜草叢生，當中赫然立着一塊粗礪的石碑，上書「始種田」三個大字。我心中一陣愧怍：遙想當年，一代一代的農人，也許未加考慮，便從父兄手裡接過砍刀鋤頭，日復一日，年復一年，終於成就了這片天地化境。他們最心滿意足的事，是不是在老耄之年和重孫玩耍時，又聽到孫子傳來開墾出一塊新田的好消息呢？



詩詞偶拾 侯鏞